

凡人
脸谱

父亲爱酒

□丁庆伟

父亲爱酒。年幼时,我总会看到父亲用粗壮的手指捏住细细的火柴梗,轻轻划燃火柴,随之将其凑近酒盅内浅浅的白酒,魔幻般的蓝色火焰顿时出现。接着,他把小小的酒壶在其上方燎来燎去,浓郁热辣的酒味慢慢弥散开来……有时,父亲也会将卷烟纸捻细,一头伸入酒盅内,点燃露在外面的另一头,竟然发出一样的火焰。然后,父亲小心翼翼地举起斟满酒的酒盅,把嘴唇放在盅沿处微微一抿,发出美妙的“嗞”的一声,几多的满足、惬意、舒服一同流进肚里,洋溢在脸上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入口柔,一线喉”吧!

每每此时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咽口唾液。看着我的馋样,父亲把筷子一头在酒盅内蘸一下,伸到我嘴边,示意我尝尝。我小心地伸出舌头舔了一下,瞬间,一股辣味像火蛇一样径直穿过喉咙,直达肠胃。我连连咳嗽,不时

哈气,眼角也溢出了泪花,父亲却在一边嘻嘻地笑着。

自此,我知道了酒既苦又辣,也由衷佩服父亲敢喝辣吃苦。只可惜醉酒倒下的总有父亲。酒醉的他有时被人搀扶着送回家,有时自己歪歪扭扭地蹭到炕上,趴在炕沿边。头晕目眩,天塌地陷,身体在一伸一缩地抽搐着。随着呻吟声传出,母亲开始忙活起来。屋内这时总是满满的呕吐声、责怪声,我赶紧捂住鼻子,跑到外面。

此后的半月二十天,我再没见父亲动过酒。可家里免不了会有客人来,招待客人喝酒是必不可少的礼节。于是,我那发誓不再喝酒的父亲又腼腆地端起酒杯,相伴的是母亲揭伤疤式地劝告或瞅眼式地暗示提醒。

母亲的话语和酒精的双重刺激,让父亲的脸更红了,额头也沁出豆大的汗珠。时间久了,我都摸出规律了:父亲如果说话时舌头不自然,如同冰冻的木棍那般僵硬,大概就离醉酒不远了。

有时我也为父亲鸣不平,因为总有喝酒不利索的人,黏黏糊糊,中午摆下的酒桌,太阳偏西了还没撤下。父亲也是“舍命陪君子”啊……

遗憾的是,经过多年历练,父亲的酒量非但没有增长,反而越来越小了,对酒的兴趣也逐渐减淡了。只是在农忙时,中午晚上都喝上盅,自我解释:

喝点儿解解乏。所以,只要看看家中没酒了,我就会为父亲打回酒来。这时母亲不会反对,只会调侃:“好酒的人,饶酒了呗!”

我工作成家后,父亲又研究起酒来。他不求瓶装的,只要顺口,大桶酒是首选。我每每回家,他也劝我喝一盅。我看出来:父亲是觉得儿子成家了,他有一种成就感。另外,劳累了大半生,他想歇歇,寻求一份放松与惬意。再有就是,儿子大了,自己逐渐变老,也没其他爱好,只想借着喝酒,舒心地享受与家人共处的温馨时光。这不,一顿饭的工夫,父亲连半盅酒都没进肚,不是笑盈盈地看着儿子儿媳,就是不住地给孙子夹鱼夹肉。

除了劳动,父亲就剩喝酒这点儿爱好了。所以,每次逛超市,我都会到酒架上精心为他挑选几瓶。交到父亲手上时,他嘴上总会说“用不着”,但我看得出他心里洋溢着幸福。

遗憾的是,父亲病了。身体棒棒的父亲咋病了呢?儿子还想陪着您研究研究酒呢!大夫嘱咐不能再喝酒了,父亲还是很听话的,直至永远闭上眼睛,也没再动过酒盅。

除夕,我把父亲心爱的酒盅拿出来,清洗干净,斟上满满的酒。眼前总会升起魔幻般的蓝色火焰,辣辣的酒味如烈火般钻进肚里。

我的泪又来了。



朝花
夕拾

穿越小珠山

□薛立全

早就听说小珠山景区进行了整合,原属南北两个互不连通的景区合二为一,我又有了新的攀爬兴趣。

惠风和畅,气候温润,爬山正当其时。周末早晨,我和爱人乘公交车到达小珠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门,和我们一同进入景区的还有一群大学生,穿插在他们中间,我俩感觉自己也有了活力。

刚入山口,在谷底相对平坦的位置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,上书“太平谷”三个大字,下面落款贾平凹,有了这块石刻,山体仿佛也沾染了文气,我的内心增加了几分喜欢。我和爱人每人背着一个里面备足了热水和食物的背包,双手执登山杖匀速前行。没过多长时间,大学生们就与我俩拉开了距离。拾级而上,转过两道弯爬上第一座山梁,发现山梁的最前端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,恐高的我和爱人壮着胆子,走到观景台上眺望,景色是美,但看得心惊胆战。

再往上走要过一座小石板桥,桥下是乱石小溪,流淌着潺潺泉水,有“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。台阶的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松树,树干瘦高而造型多样,很有入画的意境。走在松林笼罩的小路上,

阳光从树头枝杈间投射下来,把人晒得暖洋洋的。进山已走了不少路程,大学生们激情奔突,体力消耗很大,坐在窄窄的石阶上聚堆休息,我和爱人则保持着匀速不停歇地超越他们继续前行。

我俩不急不缓地攀爬,定时停下来补充水分,两个多小时后终于爬上了山顶的垭口。在这里,之前的那几个大学生正在休息,我俩则一鼓作气继续前行。前面是一座整石形成的山峰,翻越它有两条路径,一条是山峰背面的陡峭栈道,另一条是半山腰有一个山洞可以通达对面。爱人和我商量分头体验不同路径,她选择走栈道,我则穿山洞。进到山洞后,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功能,借着微弱的光线摸索前行。山洞里石板平铺的地面还算平整,只是左右挖出了很多孔洞,让人不好辨别方向,我小心翼翼地走着,越走越心慌,甚至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声。大约走到了中段,忽然,我的头顶碰到了一根电缆,吓得我惊叫一声,下意识地扭头——只见侧面的洞穴里有一尊巨大佛像,身上还披着绸缎。瞬间,我的身上冒出冷汗,大脑一片空白,壮着胆子定了定神,我三

步并作两步急速前行,过了不长时间就看到了前方的光亮,惊恐的心释然了,有种逃离灾难后的解脱。

穿过山洞就是小珠山的最高峰,我和爱人会合后互相鼓励,用了不长工夫就攀上山顶。山顶有一座木亭子叫太平钟亭,我俩第一次坐下来休息,环视四周并拍摄下山顶的独特风景。前方是一段精华线路,栈道蜿蜒,峰峦叠嶂,奇石林立、气象万千。有几处险段,完全没有原始的通行路径,依靠人工筑起的高高石阶,连通沟壑之间,有黄山天都峰鲫鱼背之险要感觉。我回头仰望山顶,那几个大学生刚刚登上太平钟,此时离我和爱人登顶过去了接近一个小时。

都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,对我来说下山却是强项,在登山杖的助力下,下山走得飞快,也许是熟门熟路,没过多久我和爱人即抵达小珠山北门,完成了初次南北穿越小珠山之旅。

下山后,心生感叹,这一天不光是完成了一次小珠山的南北穿越,也是和青春来了一次友谊赛,我和爱人以花甲之躯,没落在青春学子后面,内心还是有些宽慰和底气!

琅琊放歌

清澈的早晨

□正行

生活是朵带刺的玫瑰
留下道道伤痕
疼痛的微笑恰似一把金钥匙
开启那抑郁心灵的门

窗外,又是一个清澈的晨
清风携来清脆的鸟鸣
伤口裸露犹如风中摇曳的野菊
花开的声音格外明艳

用昨夜的泪擦拭伤口
清澈的早晨宛如温情的创可贴

听雨

□李秀菊

细雨敲窗 思绪飘远
这是那曾经的浪漫的雨么
密林中 在开满鲜花的小路上
雨润的百合花更加娇红
两把火红的伞盖下
传出的笑声似银铃

黄昏里
也是个细雨飘摇的日子
两把火红的大伞 在小路上相逢
一任雨水在面颊上峥嵘
然后 然后 就各奔西东
去了再也没有交集的远方

我过的生活

□独舞风铃

半生,都在开凿一条长河
它是我灵与肉的居所
免我四处颠簸 解我八方落寞

诗书一舸 再无空间与杂俗交错
鱼虾在侧

一碗一钵,便饱了口舌
琴箏漾着清波
如飞淙,带走尘浊
一纸白宣,种下墨彩七色
激流,通透清澈
不停冲洗我的骨骼
体内的燥火,一点点被淹没

余生,从不会提前记录在册
每日,我都在碧水中反照观摩
聆听生命一次次裂帛

耕种

□徐娟

诱惑,如太阳升起
草叶上的露珠 弓起的身躯
赶着在缝隙里 播下上季的种子
白杨树熬过了四季
或许可以再熬过一个冬天

一些晦涩的词
像一台老机器里生出的废件
胡乱地堆砌
他须翕动牙床,唤它们
回到最初的位置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